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十三

保氏

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白以幾詔王曰諫王惡盡因事而陳善納規與

公孤之職自別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

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賈疏參連襄尺乃射之常節不可謂之藝能剡

注義亦難曉竊疑襄者包也或上下或左右兩

矢注鵠而正相對中間所包恰一尺則謂之襄尺猶兩廉相對而中容丈曰函丈也凡圭之形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弦其上端及左右稜則三角形剡注者三矢注鵠如圭首上尖形也蓋一矢貫鵠者爲白矢二矢中而如式者爲襄尺三矢連中者曰參連中不連而三角形爲剡注四矢皆中而正方爲井儀襄尺剡注皆以其形體言故於井曰儀以顯其義也矢三中而不相連式不合猶無稱焉則下此可知矣自襄

尺以往皆貫鵠而見鏃者也中鵠而矢墜則不見其儀故詩有取於四鍭之如樹耳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保氏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文畧也

使其屬守王闈

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且用四夷之隸故以師氏之

胥徒董之、保氏守宮中之闈、則第用其屬之胥徒足矣、

司諫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敎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歟敎在寬、鄉官之職、惟在敎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閭師之觥撻罰、乃庶民小過而創懲

之法無見焉。故特設司諫、以主學士之不帥教者。下經曰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有移左移右郊遂寄棘之法明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則雖質之乖異可知。於道藝曰強、則學誦之偷惰可知。於朋友曰勸、則平日之比於匪人可知。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則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救之官、則專爲罷民而設也、坐諸嘉石、役諸司空、聚諸圜土、學校之法。未聞有此。以是知爲平教罷民也。然不

齒止於三年鄉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民雖自棄而先王不忍終棄之也　羣儒多謂懼州長以下所考德行道藝未實故設司諫以巡察之而彼此參驗非也羣士之德行道藝自閭胥以上層累而察之積月累歲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親詢於衆庶尚懼其不實而惟司諫足信乎魏氏校謂訪求人材察舉逸遺亦非也古者鄉舉里選即有秉德抱道而不願仕者衆必知之鄉射禮所謂君子是也若農夫敬敏吏胥廉幹則有

閭胥鄰長等職以處之、無爲特設一官以巡閭觀察、且於此經所謂正其行、強之道藝、皆不合、故知專爲學士之不帥教者設耳、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詔廢置、以詔小司徒及遂大夫也、鄉遂並近王都、司救巡國及郊野、則司諫職宜同赦宥、謂士不帥教、移郊移遂而能變者宥之、使各返其鄉學、若罷民、則州里之吏、自任於司寇而宥之、與司諫無與、王氏應電說誤、

司救

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以禮防禁謂使父兄督敎鄰里糾察有司誅誥視平民加嚴使不敢怙惡所以救之也故其文在誅讓之後加明刑之前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鄉師巡國及野春秋補助之常也鄉師司徒之攷又以四人分掌六鄉天患民病或越月涉時

而後可以終事故別屬司救其列職皆曰以王命施惠示所至有司不得沮格也鄭氏乃謂欲恩歸於王誤矣　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邁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於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使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畏懼懲艾而職思其居也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李鍾儁曰似當謂鳥獸殺傷人如馬之蹄嚙牛之抵觸猘犬鷹鷂傷人之類注謂殺傷人之畜產則其事細微豈得謂之讐難乎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

父兄之讐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也此即有虞流宥之法辟諸海外則終身不得近其父兄妻子辟諸千里之外則終身不得展其墳墓雖以情宥而國法亦少伸矣

邦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邦辟、必怙勢而弱其敵者也。故官持瑞節、執而放諸異國。周制九服、外薄四海、用瑞節者、徵信於所放之國也。守邦國者用玉節 若執而治其罪、則無事瑞節。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殺人而義者、如夫爲寄豭、穿窬夜入人室之類。令勿讎、而仍不使同國者、恐相遇而不能忍也。雖不同國、而仍令勿讎、讎之則死者、恐其迹之

他國也父之讐雖已和尙使辟諸海外亦忌遠而得之　鄭游販奪人之妻其夫攻殺之而以其妻行子產復之令游氏弗怨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妻似謂出婦入子或媵女既入夫家未御而夫死改適人者漢書許后傳歸當入毆侯氏子死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自仲春以下三十七字蓋莽歆所增竄莽法私

鑄者伍坐沒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散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夫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卽以所會者爲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無是法也且以文義求之於奔者不禁後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者未知其何指旣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

贊設亦無此文義康成之說害義傷教羣儒求其故而不得強爲之辭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並云嫁子入篋笥者亦無過五兩也

禁遷葬者

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祔父

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禁物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

微、以及僞飾之禁、過市之罰、屬游飲食之禁、皆所以教也、　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內姦貨遁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物同使列肆於一區、則美惡相校易辨、而市價自平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張自超曰、商通貨而賈居之、則貨阜、賈居貨而商通之、則布行、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方道章曰、官有斂賖之政、則以貨來者、同得售而不至於稽滯折閱、貨之積者、同得散播、於民賴其用、故曰同貨、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大市者、鄉邑之民、以百物交易也、必日昃、遠邑

乃可至商賈市以朝者商以貨來而賈者之或
求貨於賈成議轉物每窮日之力必以朝乃便
也販夫販婦市以夕者所販乃朝夕所求之物
市之者亦近市之人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
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
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劉捷曰鄭氏鍔謂爭長短者執鞭度以齊之方
入門不宜有以長短爭者考工記以鼎扃乘車

計門之所容、刻度於鞭、豈備有以鉅物入者、則以度門之能容否耶、其既成賈者。則展其物以待判。決其未成賈者。則定其價以待求索。郎賈師所掌也、王氏郎氏謂器幣不中度數、生物不中殺、爲不成、非也、彼所云乃財物犯禁者、司門舉而歸於質人以罰之、非賈師所掌也、此所謂、成如已入質劑、而未交割、及成賈而期以泉貨取者、則展視其質劑、及所約之、期過期則聽其別售、後雖有爭訟、官司不聽、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

辟開通也、泉府同貨而斂賒、官斂不售貨、則商賈入貨以受布、民有買於官、則入布以受貨、有賒則取貨而約期、以入布、皆所以開通泉布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康成謂舉而沒諸官、非也、蓋登於冊籍、使踰時而求者可驗耳。春秋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管子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

者皆舉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此申禁物靡均市之事害謂奇器異物無當民用者作無益害有益故使之無靡者何可用但費財而導侈故使之微周官詳於市政即此一節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非細故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孫氏之宏謂市無征而作布以利商賈乃欲身
通百物以便民近似而非其實也無征以恤商
作布以散平民使易糴粟自兩事耳蓋古者耕
九餘三公私皆有積粟雖遇凶荒中家可保故
惟以誓教恤使五黨相賙士師之移民通財是
也其單丁女戶及遭疾病事故而貧乏者則官
給泉布使自糴粟則無地無人而不便若商賈
所通之百物則豈可以療饑哉　古者作錢幣
以救凶荒以穀粟之積者多也若無穀粟則泉

布無權後世兵火水旱貴人富商有抱其金玉錦繡而死者政無常經民非本富故也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鍾皖曰此所謂十有二者文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相類謂市中飾僞之物十者之中約計有二民及商賈皆有之在所必禁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

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　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刑人即犯憲徇扑之市刑者君過市而赦刑人非以爲德也示上無踰禮然後可以禁民爲非也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知過市爲非禮之行則內疚於心又以身居民上罰不宜施而使刑人代之則負慚於衆凡此皆所以禁過於未萌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雖師行有律猶恐遠方鄉邑之民有懼強買句

奪而不前者使市司帥賈師以治市政則民聽不惑而百貨屬路矣

質人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平物賈者賈師質人專掌質劑所謂成者兩人交易入質劑於質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撲僞者後得質訟治之各有程期 徐念祖曰古無奴婢而書曰臣妾逋逃似謂奴婢豈盜賊之子女罪隸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家

閒亦有之、與記稱子頑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市有人民、蓋謂此等並士大夫家亦有以所畜臣妾相鬻者與、 方道希曰、宮正分其人民以居之、則人爲貴者民爲賤者明矣、縣師人民連夫家言、則爲餘夫處女明矣、此職人民與貨賄牛馬連類、故注以奴婢當之、若朝士職所委人民、則幼而失迷道路者耳、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於册籍、使懼而不敢再

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為記登於册明矣自鄭氏以秦漢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其貨財為義不知列職於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偽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懲鬬嚣虣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贏而民爭逐末耳即管子使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道以相過之義且市之征布

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明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下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

廛人

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罰布即司市小刑中刑大刑所罰蓋既憲之徇之扑之而又罰以布也嗜利爲姦者雖受辱恥猶未已反以損財則其心戢矣　劉捷曰先王之制於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

於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肆、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及此、而謂周公之典有是乎、犯質劑者之罰宜統於罰布、不宜別爲一類、經之本文止宜有總布罰布廛布、絘布質布乃劉歆所增竄也、蓋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巧法以窮商工、故竄此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入于玉府非中玉府之用者不斂也、澤人之財物亦然蓋其物皆民用所必需取其尤良者而留其餘以爲萬民之用俾得自貿易也、

市無貨征皮角筋骨以當廛布耳商致遠物豐財多故征其貨屠物則閭閻朝夕所求不宜別稅故知以當廛征注謂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者別稅之雖末世市征亦未聞苛細至此

胥師

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劉齊曰價慝而曰飾行者今市中賣偽物多使老弱疾者詐為有急而使人不疑所謂飾行也

賈師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

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良苦相均始得其平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惠商其法曲備而穀物之蓄所在皆有之故遇天患可禁貴儥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為善政時勢各有所宜也

司虣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不正者陰謀市竊故胥伺襲而執之鬬囂虣亂其迹顯見禁之不可則搏執之而已無所用伺邱氏項氏之說非也

司稽

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和風翔曰李氏如玉謂稽留連不去之人非也犯禁與不物者不待稽留而後可辨當以稽察為義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徒徇者不必刑若盜賊則雖小必以徇且刑之其大者則歸於士也市之大刑扑罰又曰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則歸於士者惟盜賊為多矣

肆長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必辨其名實然後物可正價可平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賈師職曰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肆長賈師之屬也賈縣官物之布必肆長斂之可知矣其或曰終而總計之或旬終而總計之以會於廛人故曰總布與

泉府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於此見聖人愛民之實而後世平準均輸藉以浚民者不得假託也　徐念祖曰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故價必賤可知矣故令各從其抵不忍因貨之缺乘民之急而多取以病之也疏謂康成不從先鄭恐前買時貴後或賤依故價于

之所損民誤矣時價巢賤民乃不求之市肆而貴買諸官乎　有泉府以斂滯貨然後賈師可禁貴償先王恤商愛民至誠至公人心所由感動也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方道章曰買貨必從所司者官收滯貨本以利民必實有需用然後予之若遠商大賈轉貨逐利則不予也貨之滯者踰時必騰躍故設禁如此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古者粟米布帛牲畜民自有之以祭祀喪紀而有賒於官不過金錫漆絲及遠方之珍異耳惟祭祀喪紀乃許其賒則冠婚賓客且不聽矣賒之外安得更有所謂貸哉以爲貸不滯之貨則農工之家無所用之以爲貸之商賈而聽其轉販則泉府所斂專以濟喪祭之匱乏而都鄙從其土人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正恐其轉販也謂貸以泉布則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

陂取其利之道自王莽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討顧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剝民禍國陳氏傳良辨注之誤以爲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視鄭氏爲近理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竄此以託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無所謂貸明矣（賒物細微使衆有貸法則所貸當甚菑下薦於賒不宜衆小而遺大經文當云以泉府斂貨而賒貸矣）周官之法荒札則賑救之薦阸則賙恤之皆蠲上所有以予民惟

旅師積粟春頒而秋斂特慮新畦少儲蓄故多方以利之耳所以至秋必斂者不斂其本粟則無以給後此之新畦也蓋貸乃閒里有無相通之稱至春秋之末宋鄭饑諸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不惟周官無貸法春秋以前之書從未有言寬貸者此三語乃莽歆增竄無疑

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賒貸可行於成周而不可行於後世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即賒法亦僅可行於井田封

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耳

凡國邦之財用取具焉

不曰國用而曰國事之財用謂事所用之材物、以布市者取具於泉府以在市而通百物也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蓋九職貢物所無而為邦用所必需者泉府市其物所征之布不足用則受布於外府以具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納其餘注謂內於職幣非也職幣乃斂用邦財

者之餘幣不與泉府聯事此謂納諸大府也蓋市布皆入於泉府泉府至歲終會其出入具簿籍以納其餘於大府大府受而頒之外府正所謂受用之府也

司門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於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於官府而不之市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　王昭禹謂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阜以破鄭注非也閉師職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者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疑市亦有貨征非也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則市所征惟布明矣用此見成周之濶畧於征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司關所征之非貨於征本職之廛征見之惟於門征之蓋自王都而外必公卿王子弟之太都小都鄉遂之州縣及公邑家邑之城廣民殷者有城有門百貨所輳然後征焉其餘千家五百家之市其貨賄入於關而不入於門者壹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於司關又特設

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通掌畿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於貨之高下美惡賈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牽儒無根之說如此類者實多不足辨以鄭改讀經文膚學每拾與說以爲名故辨之　鍾晼曰言舉而不言罰者門近於市矣故舉之使受罰於貨人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列職於門而關則無之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遺人職有明文也王氏應電謂專用所罰犯

禁者之財、未安、政教清明。犯禁者無多。而老孤

至衆。蓋公家委積素備。而罰財亦在其中耳

周官析疑卷之十四

司關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貨自外入者由關而門由門而市非有司關之節不得達故曰以聯門市鄭注兼自內出者言則下文凡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爲剩語矣故於彼注復迂其解　張自超曰王氏應電謂司市司關皆用璽節獨司門不言節蓋舉兩端則中可知非也自關入必達於市關之璽節門者

驗之即聽其入矣自市出必達於關市之璽節

門者驗之即聽其出矣司門特不用璽節耳門

關用符節經有明文而云司門不言節可乎門

用符節以達賓旅於關也關用符節又以達於

畿內及所之之國所過之門關與通貨賄爲二

事絕不相涉　方道希曰司門言授管鍵以啟

閉國門則關可知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

旬掌其禁者、則靡害飾僞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於關以待對鄙之交易、而不入於門市也。不曰廛征而曰征廛者、關非久留之所、曰廛征、則似凡停於邸舍者皆征其貨、曰征廛、則知所征者乃廛布、而其貨乃久留於關者、與所征之非貨皆見矣。康成乃據此分征與廛而爲二、則又失之、　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

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爲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簿記其貨俟詰問或撻其人或罰以布而仍還其貨也司圜職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司市職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凡罰多以財言若舉爲悉沒其貨則財之虧邁甚矣而復罰以財乎

國凶札荊無關門之征猶幾

門無征、不征其貨也、關無征、不征其廛也、

掌節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注據典瑞以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爲邦節、是也、但釋下經、謂諸侯於其國中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用角節、則非耳、蓋邦節卽玉節角節也、 王有徵守恤荒起軍治守和難聘女治德結好易行除慝之命而遣使於諸

侯則用玉節各象其事以徵信於其國都鄙近在畿內無所用金節故直用角節以達王命二節乃天子所獨用故先列之而後及上下通用之使節耳以經傳考之諸侯上聘及邦交皆得用玉而天子之於諸侯舍命圭賜瓚而外凡聘問無用圭璋者故五瑞之外別有此下聘徵信之圭璋自掌節言之則曰玉節耳而諸儒謂瑞不可以爲節誤矣春秋傳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致玉曰以爲瑞節蓋諸侯別無玉節即以

所執之圭璋爲信故云瑞節耳　大行人職王
朝遣聘之禮四閒問小行人存頫皆閒問之事省歸脤賀慶
皆洽德結好之類致禬則恤荒之類外此則有
會同而徵守有征伐而起軍旅侯國有寇戎而
爲之徵兵治守兩國相怨讐而爲之和難侯氏
有敗度而加威讓使易行除慝王朝之嘉禮則
聘女凡天子有命於諸侯其事盡此矣惟聘女
穀圭之外別有大璋蓋聘后之幣非用玉於侯
氏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守邦國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玉節守都鄙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角節也曰使邦國者使都鄙者其義更顯而經曰守此前儒所以疑焉而曲爲之說也不知曰使邦國則嫌侯國上聘於王及方嶽中邦交通得用之曰使都鄙則嫌公卿王子弟遣使於畿內及六服之兄弟姻親通得用之必曰守然後知二節乃王所獨用而非諸侯與畿內公卿王子弟所通用也小行人達

天下之六節而玉節無列焉則諸侯不得用可知矣於侯國之都鄙别見管節則天子於都鄙用角節之義益明矣康成乃謂諸侯於其國中亦用玉節傚天子之制而爲之義不可通夫天子有命於都鄙猶不用金節而諸侯乃用玉節乎蓋有徵召於四境朝發夕至遠不過數日故用管節如竹符之類耳　不曰諸侯而曰守邦國者以守都鄙者備舉其人則贅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日凡邦國之使節該王使與諸侯之使也侯國所用之節法式須於掌節大行人達之小行人適四方則齎其式以往　下經以傳輔節傳別爲一物則英蕩疑亦竹篇之類若子春杜氏之說爲函器爲畫函則不得云輔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疑符節璽節乃刻竹書所由加印篆行者自執

之旌節則道路之官使人持之以送行者非執
册及齋貢賦無所用之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
在境內惟家徙及轉貨乃有節暫出者不必有
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鄭注野爲甸稍縣都非也不曰六遂而曰野

以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治溝洫、通乎畿內、又兼掌四等公邑耳、至稽民授田、簡器教稼、治野辨萊、頒職作事、貢賦征役、祭祀賓客、喪紀、其法雖通行於家削縣都、而所專掌、則惟六遂與公邑遂兼公邑詳見遂大夫職蓋法可通行、而政令必各有所主。都家之長、既分主之、而縣師復執其總、以是知遂人不與也。

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

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凡造城邑必度土地之宜而與田野相要館所謂形體之法也。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鄉之比閭族黨州未著其城邑之形體與皆有地域溝樹故於遂著之以與六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法互備又以見公邑稍縣畺之同此法也獨舉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爲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之形體又以見鄉遂及都鄙別無城郭而遂大

夫卽於五縣擇便以爲治所。鄉大夫師都亦如之也。 小司徒井法以四起數此以五起數、何也、井之體方必以四起數乃便於計畝以徵賦。此則城邑居民之室數必以五起乃便於行比法以相保受。 大司徒頒敎法故比閭族黨州鄉、著其各有敎治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故鄰里酇鄙縣遂、著其各有地域亦互相備也、地域溝樹、自酇以上始有之、知然者修閭氏邦有故令守閭互則罰以下不能徧溝樹明矣百家

以上皆有溝樹此盜賊所以易詰戎馬所以難犯也

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疆潦藪牧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湊故必以土地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邑之形體可定其法粗具管子度地篇

凡治野

遂人於致羣甿教稼穡均賦役須田萊治溝洫皆揭之曰凡治野明自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逮於畿皆同此法也

以下劑致甿

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論上地中地總以一爲正卒餘爲羨卒與下地家二人者一例所謂以下劑致甿也凡鄉遂皆然何嘗獨厚於遂疏誤（詳見小司徒職）

以興耡利甿

地有肥墝人有喪疾事故興起耡甿使彼此相助則交得其利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及五黨相賙之類皆是也不惟旅師所與之耡粟

以彊予任甿

彊予、謂有兼人之力者、則多授以田、若餘夫則授田有經制、閒民轉移執事、助耕乃其職、不宜在此列、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鄉受地無餘夫之文、以輸將服公事者皆近取

於鄉也鄉之上地無萊近城郭人畜聚易糞也。

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壯女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何事辨

其嫡庶而特著其爲餘夫乎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被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即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即此經萬夫之地

十而耕地則九千夫詩曰十千惟耦蓋舉其成

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黃氏曰
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
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畺皆用此
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為甸稍舉
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可以謂之野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
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老幼廢疾不可任者也其可任而施舍者蓋貴

賤及賢能也而不列言之者鄉近國中多君子遂遠郊多野人不惟貴者服公事者不若六鄉之衆多即賢能之與亦甚少也注謂須職作事即載師職所云物地事授地職非也九職任於閭師載師專掌任地故特言地職以見其爲地邑應承之職事與民職異也此職別見令野職於後則此所須爲九職明矣載師任地以分鄉野都邑所謂物地事者乃物其土之所宜此承須職而言則所作即九職之事明矣 他職言

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畧焉、以須職作事、即所以任之也、

以起政役

政役謂輸將浚築所用、即師田徒旅而事則異、故更列之下經所謂凡事致野役是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牧人所畜以共祭祀者藪牧所貢之鳥獸也、甸師共薪蒸、掌炭共炭灰不應祭祀時遂人又別共之、蓋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則

野。共。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遂人令之耳。左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則令野職為共祭祀審矣曰國祭祀者以別於遂之禜酺蜡社也所令野職、即載師所授之地職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師役政令所經歷其地必有職事焉。載師總任畿內之地、故主授地職、六遂及四等公邑則以授遂人故遂人令之也。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序、則家削縣都之地職以授其長。而其長令之亦可推矣。知此野職為共祀事者、以承共野牲之後、且須、

職作事已見上經也知遂師野職爲九職中貢物者以與野賦並列而入於玉府也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疏謂總令遺人非也遺人掌巡預委積耳野廬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又曰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大師令埽道路則修道者守塗地之人而令之者野廬氏也野廬氏之徒百有二十人而知不自共修道之事者遂掌畿內之道禁其事繁劇。

胥徒雖多僅足共巡比譏察耳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遂人稍人皆有大喪帥役之文、黄氏度遂謂遂人致於稍人、稍人蓋以稍人職獨有聽於司徒之文、故疑遂人轉因稍人以達耳。不知遂人長官豈有反帥役而致於屬吏之理、蓋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皆聽於司徒、但鄉師遂人帥而至則聽於司徒。不言而可知稍人下士、或疑帥以至遂、

而遂人以致於司徒故特文以明彰其義耳知甸之公邑亦屬役於遂人者遂役專屬六綈而遂師共邱籠及蜃車則共役者爲甸之公邑可知矣遂師既道野役共邱籠蜃車而稍人復帥蜃車之役則共役者家稍及稍之公邑可知矣蓋擴隧之役多而稍地視縣畺爲近故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上經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令縣

正之屬帥而至於遂也此則親帥而至用事之地以聽役於司徒遂人遂師以遂名官而凡治皆曰野何也兼自甸及畺之公邑也惟大喪屬六綍稱六遂之役不徵於公邑也

遂師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小司徒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舉縣都以爲準則通畿內之井牧皆小司徒制之矣而遂師

復經牧其田野何也幷牧雖定而其經界必以歲時飭正乃無侵漫如月令之修封疆審端徑遂是也古者墓域官掌之山林川澤官守之市政官聽之民訟大概多財征役事之抵冒耳他如稱責婚姻相負之類則遂大夫聽之非遂師所職也故特著之　遂師所登遂人憑以頒職作事爲貢職師出政役之準也故辭事一與遂人同遂人之登遂大夫之稽皆以歲時而遂師獨以時者以辨可食之數其事尤詳也於可任

外別之曰可食者何也可任謂能任耕及征役者也可食則不在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數又未及餘夫受田之年而能佐耕耨自食其力者也蓋上地中地下地合耦既定之後而一家中人數或有減耗則必於同井共邑謂閒民及未受餘夫之田而能佐耕耨者以助之里宰既以歲合耦又以時合耦者以此故也遂師既周知其數則里宰得隨時而任之然後財征無廢役事可作耳舊說謂地之可食者則小司徒

均土地、稽人民、已周知地之上中下、與可任之人數矣、注疏判制田界與井爲二事、乃承鄉遂地法各異之誤、鍾畹曰古者粟米惟取公田之入。財征、謂嬪婦園圃虞衡山澤藪牧之貢耳、王氏應電謂徵財征止於當年所耕之田、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謂有大役、盡用里民、不得過此、至每年役事、則必量土利之厚薄、計人力之餘乏、而調劑以得其平。均人所謂均力政是也。謂三等之地皆同、亦失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讀法興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鄉師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蓋鄉遂群吏所掌有同有異然後備列之其同者則各舉其一以相備也後世民自爲耕耨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遂師承小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吏與民也遂人專掌經野而他政惟持其綱故國祭祀遂人令野職而遂師則審其誓戒野牲之共亦主其令而遂師共之故遂人職第曰共野牲而遂師職則曰共其野牲也　方道章曰王氏昭禹謂遂人既共野牲遂師又共乃贊之非也凡經言贊必其事有待於助者冢宰受歲會惟恐其紛錯而有抵冒故小宰贊之小宰以法掌

膠事之戒具、惟恐其玩忽而有愆忘。故宰夫贊之稽之五官、義莫不然、若共野牲而入於牧人、何待二官之相助哉、且牧人所牧之牲不宜遂師共之。牧人無牲羊人買牲以共則牧人本買而牧之可知矣　王氏詳說謂大宰司寇掌百官之誓戒、遂吏遠在二百里外、固無預焉、審之而已、亦非也。大宰司寇所誓戒、王朝執事之百官也、遂人既不預、何由知其所誓所戒而審之哉。金氏瑤謂牧田在遠郊、正遂地、故遂人共之、亦非也。牧田雖任遠郊之地

祈不在六遂之中。王朝之祭祀、牧人自共其牲於充人、與遂人遂師何與哉。諸儒蓋由不知此經所云乃國祭祀之在野者耳、都宗人職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王正此類也、

人野職野賦于玉府

野職八職中貢物也、野賦山農澤農所入材物也、遂師所掌獨遂與公邑耳家削縣都之賦貢蓋縣師徵之疏誤　徐念祖曰黃氏度謂遂師所入、即虞衡所徵於山澤之農者、非也、山虞

林衡川衡、並無徵於山澤之農、遂師徵財征、則角人等以骨物羽物葛材草貢之類、並入於遂師、遂師擇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其餘則並入於大府、以聽其頒、惟澤中有珠貝珍物、時得之、則以時入於玉府、故與諸職異耳、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注以蜃車爲䡅路、蓋據士喪禮記遂匠納車於階間、不知彼乃士禮耳、巾車職小喪共䡅路、嬪

婦羣王子猶然況天子之龍輴自宜藏於典路。
而共於巾車無納於遂匠之義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
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政役而
遂師作役事遂人令田師而遂師掌軍旅田獵
之政令或舉其綱或詳其目也
遂大夫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

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致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遂師職已具此而覆見者遂大夫稽之然後遂師得據而登之也倒施舍與可任之文又曰可施舍者登於遂師則施舍與可任者已定矣方其稽之則介乎可任可施舍之間者不可不辨也遂師職曰衆寡六畜車輦此曰衆寡六畜田野者田野有定數登民物器具之可用者無爲及於田野也衆寡六畜同而田野之收穫或異

則可任與可施舍者於是乎別矣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不言其遂之吏而曰爲邑者兼公邑之吏也法

謂采邑政令戒禁容遂大夫亦施焉非也大宰

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其爲邑者無爲舍其長而會政致事

於遂大夫小司徒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令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會政致事

於治官也小司徒太比六鄉四郊之吏縣師掌都邑

之賦貢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詔廢置則都家

之吏主之者縣師也惟公邑之吏無文而此職
三年大比既曰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
其地治者又曰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
誅賞廢興之則其吏乃遂之屬吏而凡爲邑者
則公邑之吏可知矣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
之百物財用則野謂遂與公邑明矣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
治者

稽夫家畜產以及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人

遂師遂大夫以及縣正鄙師酇長每職必列不厭其複而興甿止於遂大夫職一見之簡校賓興之法無一及焉何也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大夫以下羣吏所掌與鄉有同異故每職備列之興賢之典一同於六鄉覆列之則贅矣故第言帥其吏以興甿而知一準於六鄉也 上經既令爲邑者會政致事下經又戒凡爲邑者之功事而誅賞廢興之無爲於興甿復言吏治而明其有功者蓋卽賓興之終事也賢能衆

多卹其地治者教導之功聚凡有地治者而明之則無功者愧恥而勸勉矣又與鄉大夫興賢之事互備以此職見鄉大夫既獻賢能之後以五物詢衆庶亦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也以鄉大夫職見遂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即以五物詢衆庶時事也於明其有功之後始言屬其地治者何也使但曰明其有功者則似無功不參列而勸懲之義不彰矣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如注所列僅二事耳祀賓射鄉不與焉非義所安也四達疑卽八則中之四蓋八則中廢置祿位誅賞乃上所以馭吏非吏之功事也祭祀禮俗賦貢田役則鄉遂公邑都鄙通行之政凡爲吏者之功事無外此者矣禮俗包教學田役包軍旅或曰自遂以達於甸之公邑自甸以達於稍縣都之公邑故曰四達

鄉師之廢置誅賞尚以詔冢宰而不自專而遂大夫直曰廢興誅賞之何也鄉師六官之攷也鄉大夫卽六卿也其宜廢宜置

可誅可賞得自列於冢宰六遂及公邑地遠而事紛一一見冢宰而詔告之日有不暇給矣故惟據爲邑者所會之政所致之事定其誅賞廢興以狀陳俾冢宰憑以聽斷焉其易廢置爲廢興何也廢置以人言廢興以事言如川防浚築之有改移徵斂功役之有用舍是也於鄉言廢置於遂言廢興亦互相備

遂大夫之職與鄉大夫異者聽治訟也縣正與州長異者掌治訟也鄙師與黨正異者掌祭祀而不及喪紀冠昏

飲酒也鄉長與族師異者治祭祀喪紀也鄉大夫不聽治訟六官之長未遑鄉邑之治也故使鄉師聽之遂大夫遂師皆曰聽其治訟者遂師所聽獨財征役事之訟凡民事之訟並歸遂大夫也遂之治訟分聽之者繫於鄉也鄉近王都國中之訟皆歸於鄉士矣遂大夫曰聽治訟縣正曰掌治訟者掌達之於遂大夫而不專決也鄉之中州長涖大喪黨正掌喪紀冠昬遂之喪紀僅一見於鄉長職冠昬飲酒則並無文者鄉

乃公卿大夫賢士所萃故喪紀冠昏飲酒禮儀備焉遂則羣甿聚居分甼禮畧不敢以煩有司也喪紀所關尤重其士大夫之家則鄰長治之